

野史

七十六

第二百一十九卷 武臣列傳
 榊原康政 大須賀康高
 第二百二十卷 武臣列傳
 酒井忠次
 第二百二十一卷 武臣列傳
 酒井正親

和書門

一〇三五六
 一二四
 九

一〇〇冊

内閣文庫

番號	和	10356
冊數	100	(76)
函號	269	35

内閣文庫	和書門
一〇三五六	一〇〇冊
二六九函架	三五六冊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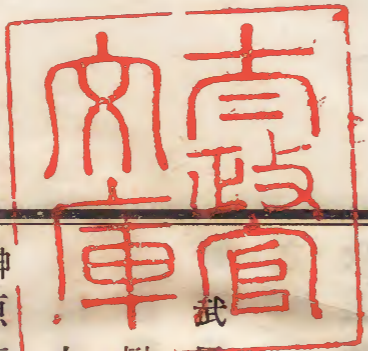
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

Kodak Gray Scale



© Kodak, 2007 TM: Kodak





野史卷二百二十九

武臣列傳第一百二十七



飯田忠彦 修
竹中邦香 校

大須賀康高
柳原康政 照久 職直

柳原康政。姓源氏。其先伊勢人也。仁木義長六世利
長。住壹志郡柳原。因以為族稱。柳原家譜、藩翰譜、利
藩翰譜、備考系圖、利
長孫清長。移居參河。初仕松安君。延德中。卒。子長政。
稱七郎右衛門。井田之戰有功。德川記、永祿元年。卒。

共百
和三千三百九十二號



校正

家譜、藩
翰譜、藩
靜好學。讀書於大樹寺。善筆迹。成童。更稱小平太。家譜、實錄、逸史、國史

○橫田覺書云。康政繼長政名字。族稱榊原。本族仁木。源氏。而康政實方姓氏也。榊原者藤原氏。而佐藤分流。故以車爲記號。

屬酒井忠尙。居上野城。東照宮過上野見之。召而祿之。實錄、逸史、永祿六年。歲甫十六。一向之亂。與石川家成攻上野。先登有功。而後常侍左右。賜諱字。稱今名。實錄、家譜、藩翰譜、逸史、十一。尾藤彥四郎。大澤某等據堀川

城。東照宮率兵攻之。康政先登入城。接槍擊敵。遂拔之。被創二處。宮親勞問之。家譜、藩翰譜、久野宗俊以久野來屬東照宮。其族離畔。據城壁而禦。宗俊。康政弟。清定稟命赴攻焉。十二年。今川氏真在掛川城。康政爲先鋒。與諸將攻拔其城。氏真敗走。天方四郎三郎。以天方城應氏真。及掛川潰也。東照宮進圍其城。康政先驅。取其二郭。遂下之。家譜、元龜元年。姊川之戰。東照宮帥師援織田信長。康政與酒井忠次爲先鋒。忠次廻河岸而對越人。康政急直踰河。先於忠次。橫衝越人陣。擊破之。力戰被創。家譜、織田家譜、太閤記、三年。味方原之

聖 皇 卷之二十九
役爲前鋒。與甲前軍山家三方兵戰。師敗績。康政一隊據小阜丘。收散卒而軍西島。以俟敵傳城。見其退舍。乘夜襲之。獲首級而歸。家譜、藩翰、逸史天正元年八月。武田信綱率甲人來侵。掠遠州地。抵森。是時康政爲留後。與大須賀康高。本多重次。胥議。九月。出襲信綱陣。破之。而後追武田氏。康政軍功頗多。又先是上杉謙信寄書於康政。與東照宮通謀。約入甲滅之。康政亦贈書於村上國清。固其信云。家譜、藩翰三年。從長篠役。又從攻諏訪原。有功。或從田中。高天神。皆有勳勞。家譜十二年三月。從小牧。請以小牧山爲營。東照宮

許可。織田信雄亦從之。且修蟹清水。外山等寨。四月。爲先鋒。與大須賀康高。水野忠重。本多廣孝。丹羽氏次。俱擊三好秀次。大破之。進與堀秀政戰。是役也。康政傳檄於樂田諸營。曰。忿恩讐主家。暴惡狼戾。可謂大逆也。何黨之乎。秀吉震怒。以千戶侯募康政首。家譜、實錄、豐臣家譜、藩翰譜、武林大祕錄、澁家手錄康政察石川數正通秀吉。與本多忠勝。梗塞道路。手錄、大祕錄六月。瀧川一益。前田種利相議。取蟹江城。令前田與平次守前田城。東照宮在清須。聞急馳赴攻拔之。進攻蟹江城。康政代酒井忠次。薄其前門。日暮乘二三郭。悉取其器仗。一益僅

守牙城。斬種利。謝罪乞降。及東照宮班師。使康政成
 小牧以壓敵。康政更修隍壁。守備嚴戒。家譜、豐臣家譜十四
 年。東照宮與關白秀吉行成。使康政如京師拜婚。命
 館于富田知信氏。秀吉夜就見。執康政手曰。小牧之
 役。子作檄極醜。詆孤。欲生獲子以甘心者久矣。今日
 見子面。宿憤頓銷。交親既成。則子納忠於其主深厚。
 孤感之。豈有踈濶乎。康政拜謝。次日登營。重爲之禮
 而歸焉。家譜、豐臣家譜、君臣言行錄、藩翰譜、逸史五月。南明豐夫人入興
 于濱松城。先寄輿於康政邸。而入城。家譜、豐臣家譜、藩翰譜十
 一月。康政如京師。見秀吉。秀吉曰。孤妹緣約之使者。

不可以無官者也。乃奏請叙從五位下。任式部大輔。
家譜、武家補任、藩翰譜、手錄十六年。關白秀吉諭北條氏政。令述
 職。氏政使其族氏規如京師。東照宮令康政爲之副。
 應氏政所請。令眞田昌幸避沼田城。康政趣諭焉。氏
 政父子昏迷。猶弗從。藩翰譜十八年。秀吉征伐小田原。
 四月。康政爲先鋒。伏兵於酒勺磧。要擊山東兵士入
 城者。斬虜若干。家譜、實錄迄七月。氏政等伏劍。康政爲之檢
 監而往。又受命取小田原城。家譜八月。封館林城。食邑
 樂勢田二郡。及下毛梁田郡田十萬石。家譜、實錄、藩翰譜
 十二月。陸奥亂。東照宮使公子秀康伐之。康政爲

先驅。次年九戶賊起。權中納言秀次督師征伐之。東照宮亦會之。康政復爲先鋒。文祿元年。東照宮會征韓師于那古耶。康政爲留後。仕台德公。而後爲公輔弼臣。家譜、藩翰譜慶長四年正月。大坂奉行等謀亂。趣兵將發。侯伯奔走。府下騷擾。康政率兵七千西上。二月二十五日。藩翰譜作正月、今從澁家手錄抵熱田。聞變。夜以繼日。巷說囂喧。明日入夜達膳所。得井伊直政羽檄。聞未及接戰。於是稱命造關置戍。駐行旅前後三日。羈客充溢草津。守山野洲。石部土山。不知其幾十萬。及二十八日夕。撤戍開關。衆如雲霞。達大津山科。醍醐。康政

率兵混行到伏見。京攝之間。驩呼相傳。謂山東大軍入京師。康政亂髮小甲。入見東照宮。宮悅。賜打鮑。康政請開倉廩。割與錢數十緡於士卒。令相呼謂。內府公師六萬。達伏見邸第。糧食竭乏。故酷食也。數千兵卒散走京伏。淀之間。買食資饌酒菓。及草鞋屨等悉賒盡。於是謀亂賊黨。怯縮不發。或變志送款者多。藩翰譜、大祕錄康政暨大谷吉隆。欲調和宇喜多氏內亂。而聞東照宮弗憚。遽歸到于東府。見台德公。乃召問。賜饗。或恠焉。落穗集庚子之秋。康政爲台德公先驅。抵小山。東照宮諭旨曰。此役也。以往時之佳蹤。使女爲

先鋒既而上國變至。家譜從台德公于山道。真田昌幸據上田城。要師。本多正信曰。昌幸微兵。何爲出遮乎。措而西上。海道大事也。勿支戰。會大番隊士不意遇城兵。交戰薄城。正信制止。退次于小諸。處隊士于罪。而正信議曰。若自正路。則昌幸必要路。不如歷間道而西上。康政曰。昌幸雖要不足懼。掩擊道路矣。自督衆爲前鋒而進。昌幸亦不出。而途聞關原軍散。台德公憤怒。日夜兼行。馳至草津。會師。東照宮譴其遲緩。不相見三日。衆危懼。康政宵竊見東照君曰。方今元子違旨。是臣康政之罪也。但聞元子以不拔上田城。

又不會關原。恠疑如有異圖乎。其說如實。則雖太公不可謂無過矣。太公以月朔發東府。十一日達清須。歷十二日而入美濃。以十五日軍終。太公實欲與元子俱誅賊。嘗約時日。通使价而赴山道。師在清須。而俟元子之至。賊將何爲哉。太公遽起戰伐。逮今督責元子遲延。臣所未辨。可謂元子微運也。宮曰。八月晦。發使令謂。次日發師。急西上會戰期。康政荅曰。其使者以七日抵小諸。元子驚馳。木曾險阻。凌暴雨。行大軍。馳驅日十五六里。人畜皆憊。請君少憐察焉。宮召其使人。叱其遲到。對曰。霖雨破路。水漂滔野。人馬俱

斷。是以滯矣。康政曰。老兵諫止不攻城。元子命陷之。老兵嘗稟命。丞諫獻策。設令雖不應大旨。不取老兵諫言。有戾太公之意。故依違不果。臣嘗聞父子之間。不攻善。若教誠。宜以他日也。今既元子爲嗣君。以弓箭之道。不應大旨。譴之則群衆傳聞。必輕侮元子。則太公亦不免世誹謗。奚不慮此理乎。濺泣悲號。於是東照宮意稍解。九月二十五日。宮與台德公相見于伏見。語海道軍事。而問山道兵馬。台德公親執筆。賞康政。或宵康政及井伊直政。本多忠勝燕飲。直政謂康政曰。足下忘身諫爭。兩公違意忽散。豈非國家而

已。又天下之幸。過從師樹勳遠矣。康政莞爾。忠勝曰。直政之言是也。然我有一事未解。意試問足下諫太公如斯。然在正信之後。吾竊恠焉。我儕三人天下稱爲三物。於弓箭未取誹謗者也。足下爲前鋒。屠上田而西上。則設令雖不會海道之戰。太公意必不如此。足下亦不迨捧命諫乎。是吾所恠也。康政不荅。唯微笑。偕傾籛謔談。康政與忠勝同干支。而長同里。平素相戲諍云。藩翰慶長七年。備前國缺。康政嘗不逢關原爲遺憾。私謂天下既定。山東靜恬。惟有大坂在。必有兵革起。以備前地。邇大坂。若有變。則與池田輝政。

併力先驅。欲建功於大坂。故竊意求之。台德公憐康政久不益封。而為請東照宮。大久保忠鄰亦勸成之。宮欲以水戶城二十萬石封康政。五月。令台德公諭旨。辭曰。關原後期。臣為首罪。苟免刑戮。臣幸多矣。豈敢當殊賞。且關白秀次之變。主公遽西上。臣自館林星行及之。得以捍衛道路。實以封邑密邇東府也。水戶相距三日程。異日有事。不得復爾。殊非臣素志也。我奚貪祿哉。乃促駕歸館林。本多正信馳入駐之。弗聽。實錄、八年。賜近江田五千石。為在京厨料。家譜、十一年四月。疾病于館林。台德公遣酒井忠世。土井利勝。

及醫玄朔等訪病。五月遂卒。歲五十九。家譜、藩翰譜、實錄、落穂集、逸史、法名上譽見向。號養林院。藩翰譜備考、當東照宮在駿府。台德公遣使者於駿。宮問曰。將軍何為哉。對曰。好武。每召老者。問訊古戰可否。曰。其人為誰。曰。某等侍坐。宮曰。吁。匹夫之勇。將軍若欲問兵馬規矩。則式部而可矣。渠能使衆也。夫軍旅之得失。將帥之所宜知也。柳原系圖、實錄、有三男子。長忠政。出繼大須賀康高。次忠長。仕台德公。賜諱字。叙從五位下。稱伊豫守。蚤卒。家譜、季康勝。康勝。本名政直。小字小十郎。慶長十年四月。叙從五

位下。稱遠江守。家譜、藩翰譜備考系圖 次年父康政卒。繼家。十九年。大坂之役。率兵與松平勝茂。丹羽長重。成田氏長。次于大和川邊。鷓野之戰。佐竹義宣軍將敗。康勝家人踰水橫馳。掩擊敵兵。敵兵退入城。尋移陣于天王寺。家譜 明年五月六日。為台德公為先鋒。次井伊直孝。列二隊。以為老兵。令藤田信吉副焉。康勝及松平康重。小笠原秀政。仙石好俊。諏訪忠恒。保科正光。丹羽長重。陣于吉田。進與城將木村宗明遇。宗明死戰。康勝躍馬大呼。督殺。躬疾。傷。膿血迸發。滿鎧。氣益壯。遂破之。見井伊直孝與木村重成戰酣。欲赴援。監軍

信吉扼之曰。敵兵寡單。彼諳地理。恐有覆。不如俟其發擊之。抑止。小笠原秀政佐康勝而進者。再。信吉輒制止。喻以待機。竟不及事而罷。家譜、藩翰譜、落穂集、逸史 七日。天王寺戰。康勝憤懣。列直孝隊而前。獲首七十八級。信吉亦被創二處。獲首二十三云。家譜、大坂陣首帳、藩翰譜 若江之戰。康勝不有所獲。東照宮謂者奴兒。讀云母乃 何為矣乎。鷹產鳶矣。少焉獻首級。宮笑曰。鷹者產鷹。君臣言而康勝瘍益劇。二十七日。遂卒于京師。歲二十六。家譜、藩翰譜、逸史 東照宮。台德公驚。召家臣問嗣。又問若江之戰後期。荅曰。康勝望見井伊氏戰酣。將



進。信吉抑止。嘗聞信吉老武也。俟其令。敵破而不及事。康勝年壯。且有疾。從信吉之言。遂弗果。是故次日天王寺之軍。老臣伊藤忠兵衛死。士卒多傷也。其以有疾無子。官乃鞫問信吉及康勝家人。信吉遂處罪云。

○落穂集載。若江之戰。信吉制止。康勝臣士伊藤忠兵衛。橫槍于陣頭。堅制止戰。是以不及。羣臣步卒皆謂。井伊。榊原自初起而來。未有勝劣。今日初劣彼。偏忠兵所爲也。是故忠兵戰死于天王寺。其子采女惣二事曰。若江之戰。木村主計與遠江守

隊。相去咫尺。欲戰。監軍能登守謂臣父曰。我能察機。雖一夫勿令濫出。如出則子之罪也。故守其令。抑止。是以敵虛手。皆以父爲過矣。是故次日死于天王寺。請糾明其是非。乃召信吉。令對決。采女時歲十六。伊奈主水代之。訟獄。信吉遂處非據云。與本書所載少異。故附以備考。

康勝配加藤清正女。而無子。妾腹生子勝政。諸臣有私。不以白。

○藩翰譜云。當時諸臣。多康政之世所屬。麾下諸士也。咸願直仕。私欲令康政家迹絕。故雖有庶子。

不以白。而置之田間。外戚加藤忠廣聞之。欲訟。又恐其家祿有減損。依違弗果。故云爾。

迺使從子忠次繼封云。勝政字平十郎。後召賜食祿。尋遁高野山。剃髮閑居。以池田氏有姻。趣備前。更稱香菴。以寬文七年死。長子曰勝直。次曰政喬。俱賜祿。

仕幕府。勝直曾孫勝岑繼宗家。稱名政峯。家祀絕。藩圖、柳原家譜、

忠次。小字國千代。康政孫。大須賀忠政子也。慶長十二年生。甫二歲。父卒。繼其封。居橫須賀城。更稱五郎左衛門。族松平。大坂冬役起也。忠次以幼童。故在城。

令家人從師。忠次聞不肯。欲往大坂。發城。途聞和睦

成而還城。夏役。復命使守城。忠次強請。抵伊勢。從師

于天王寺。家譜、藩元和元年。受命承康勝之後。猶族

稱松平。家譜、藩二年正月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式部大

輔。家譜、藩累加封邑。徙姬路。播磨食十五萬石。叙

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預聞政務。家譜、藩舊章錄。武家補任。大坂

日。忠次嗜和歌。有藏書數千卷。萩原迨徙封于姬路。

資糧不給。悉沽卻所藏寶貨珍器。中有茶具。最爲珍

寶。京極高廣嘗欲之。於是換金一萬兩。賒之。忠次謂

今我窮乏。取噉於天下。希以萬兩金換錢。而得之。乃

積錢數萬緡于數百車。運送之。乃割錢悉予家人。救其困窮。高廣耽逸樂。虐民重賦。歛以爲獨樂。忠次反之。棄器貨。發美名於世云。明良洪範。子政房。繼封。今居高田城。子孫相傳。

照久。本名清久。清政子也。清政小字孫十郎。稱七郎右衛門。初仕東照宮。而輔公子信康。信康之敗也。棄家而亾。晚節依康政。老于館林。東照宮憫之。慶長十二年二月。召賜祿三千石。守衛久能城。尋卒。歲六十二。橫田覺書、柳原家譜、逸史。有二男子。長清定。留仕館林。故令小子照久承後。照久稱內記。歲甫十七。仕東照宮于伏

見。而後常侍左右。受命繼父後。守久能城。元和二年。東照宮疾病。豫謂本多正純等。事孤勤勞不倦。使之居久能。掌祭祀。尋薨。照久奉遺命。春秋祭祀。元和四年。叙從五位下。無幾。進從四位下。八年六月。陞從三位。朝京師。聽昇殿。正保三年秋薨。歲六十四。家譜、武家補任。子照清繼。稱越中守。子孫世居久能。于今相傳。職直。實花房職之。職之或作正次。子也。慶長四年。康政養爲子。時甫九歲。字半平。後更稱左衛門。神原家譜、武家補任。仕幕府。爲徒步隊長。食祿一千七百石。性好武。養士。招致有武名者。諸亾命皆祿之。常謂群士曰。青雲中寓也。



每喫淡味。日夜聚群士。爲譚話友。是以財用匱乏。或諫之。曰。我雖不給。又有所成。凡人雖足。復有所不足。各意異矣。我與彼齊講武。其樂蕩々。不換萬金。或謂衆曰。夫人自下胎初。武氏以武事爲急務。然任其所好。而懈武酷非矣。方今天下無事。徒翫耽榮花之娛樂。安處飽煖之遊豫。而未知凌金鼓之危。侵矢石之危。故亾采靡之道。離心蓄怨者日多。不能達下情不辨。虛實攻伐之理。振旅奇正之節。豈得輒通曉乎。凡戰鬪之贏輸。只在瞬息之間。與治世政務殊異也。是以多年練習。則自識臨機之奇計也。寬永十四年。

島原耶蘇賊起。職直爲細川忠興軍監使而赴焉。子左衛門。及嘗所祿亾命士。二十七人皆從軍。至次年二月。賊徒食竭勢憊。諸隊察之。議爲令攻左衛門時歲十九。欲先登。與從士胥議。以其前二十八日黎明。相約。各斟酒盟。死徹夜。及寅鼓。出偪隍際。而俟東明。欲乘城。職直赴忠興陣。謂曰。我兒夙出馳爲斥候矣。當是時。左衛門旣乘巢壁。樹車章幟。職直望見曰。車旗無他。我兒犯令而乘城矣。父子功罰莫相異。坐忍見之乎。繼前乘壁。衆軍列隊齊進。遂乘壁屠巢穴。鑿殺老幼男女。所從二十七人。士。或死或傷。每鎧甲莫

不被銃槍創云。碎玉話。寬永二十年。擢爲新院御所守衛。叙從五位下。稱飛驒守。累加食邑。至三千石。武家補任

大須賀康高。參河國洞里人也。姓平氏。千葉介常胤四男四郎胤信。初族稱大須賀。姓氏傳大系圖。藩翰譜。康高蓋其後裔也。字五郎左衛門。仕東照宮。賜諱字及族。從參遠征伐之際。每有軍功。爲士隊長。率騎兵五百先驅。久能掛川。天方。姊川。味方原等戰鬪。皆從焉。天正元年八月。東照宮攻長篠城。康高暨榊原康政守遠州留備。甲將武田信綱率其人。次于遠州森。九月。康

高與甲人戰于堀越。爲先登。獲敵首百餘級。甲人遂

引去。大須賀家譜。先是康高賜馬伏塚寨守之。附賜食邑。

藩翰譜。○今按家譜。作明年八月之事。二年三月。東照宮率遠人。舍于

山中。大井驛而還。過山中險路。敵兵追尾。士卒多傷。

康高稟命爲殿。擊卻之。五月。東照宮再出師于大井。

而還。會河水漲流。敵競逐擊。康高復殿而收軍。三年。

長篠之役。康高爲前鋒。又攻諏訪原城。取之。九月。武

田勝賴潛抵田中。爲小山後援。東照宮旋師。赴佐久

良谷。路險隘。兵馬不得兼行。敵衆競追。官將返戰。康

高與康政先馳。諸將繼之。隔大井川。抗衡。銃矢相接。

敵不能踰水。康高整旅而入。諏訪原。次日勝賴到。小山。東照宮次于馬伏塚。勝賴引去。六年。東照宮攻田中城。康高先登乘城。家譜九月。宮命更修築橫須賀城。使康高守之。藩翰譜作四是歲。勝賴率兵運糧于高天神城。避康高勇銳。而歷間道。康高出兵欲戰。甲人不接而去。藩翰譜七年九月。東照宮督師拔持舟城。而次于田中。赤地。勝賴率兵到駿府。東照宮退陣于大井川。時洪水逆流。康高暨松平忠次為殿。兵馬互相肩。挹袂挈如筏相接。遂得涉水。八年十月。東照宮帥師圍于高天神城。塹隍築壁修柵而攻之。衆在柵內。

康高為前鋒。出柵外。進薄城壁。九年三月。敵出城接戰。康高直馳奮力。多獲首級。進乘壁。守將岡部眞行將遁走。康高急逼戰。眞行終擊死。城陷。初康高守馬伏塚。至是前後八年。與高天神相挑。戰爭功勞屢多。次年東照宮以城東郡賜康高。為橫須賀城主。賞其勳勞云。家譜、藩翰譜是夏。為先驅徇甲斐。與相人戰于乙骨。又從與北條氏直相挑于新府。家譜、藩翰譜八月。康高及康政等遣人探敵陣。康高兵能熟軍事。所在皆應候。敵在眞田。宇田寨。而報之。康高等為先鋒。赴攻。敵防禦。康高兵士自後門攻之。獲首級。康政家人



亦善戰。家譜十二年。從小牧。設伏擊西軍。四月。長湫之役。爲先登。與三好秀次戰。大擊破之。追躡里許。與堀秀政遇。戰而不克。家譜、豐臣家譜又從攻蟹江城。瀧川一益拒戰。將士乘舸而走。康高追尾斬之。旣而一益力竭乞降。請曰。若使康高爲質於我。則致城而去。東照宮許諾。一益乃去。家譜十三年。諸將攻真田昌幸于上田城。而不利。康高及井伊直政。松平康重赴援收軍。家譜大三川志。十七年六月卒。歲六十三。家譜、國史實錄、藩翰譜、逸史藩翰譜。無子。以外孫忠政爲嗣。初旗下士久世廣宣。坂部廣勝。渥美勝吉。皆世臣有軍功。甲人之來

寇也。康高亟奔命。東照宮擇廣宣等三人及其他壯士隸之。戰守積勞。迨康高卒。又命三人相其室。逸史忠政。實榊原康政長子。而康高女所生也。初稱五郎左衛門。繼康高後。賜族松平。家譜、藩翰譜、舊章錄、逸史小田原之役。年甫十歲。屬康政從師。四月。北條氏邦爲山中城後援。召兵於鉢形。康政及忠政部下久世廣宣。坂部廣勝。寬助。忠。渥美勝吉等兵三百餘。覆于酒匂磧。萱野康政女婿阿部正吉及四人。伏于叢中。以候敵之至。迨是夜丑刻。氏邦家人久永。但馬爲武主。率其兵五百。將入城。正吉及篠瀨佐太夫。伊藤雁助。鈴木角

右衛門。加藤半二郎大喝一聲。齊起斫敵。敵周章。將入城。廣宣等亦起掩擊之。敵遂潰走。氏邦屬岸主稅助。剛勇善戰。勝吉與之接槍。槍折。揮刀力鬪。殆危。康政士赴救。俱傷。佐太與雁助援之。遂擄主稅。事聞。東照宮曰。孤嘗聞四士驍勇也。如斯血戰。擄勇士。實絕倫也。乃命附之於康政爲臣。以獲首。註文達中營。關白秀吉欣然。松窓漫錄。八月。轉橫須賀城。賜久留里。上總城。食邑三萬石。家譜、藩翰逸史、慶長元年二月。台德公賜諱字及松平族。舊章錄。四年四月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出羽守。家譜、藩翰補任、譜、庚子之役。忠政受命守館林城。或作宮城、武家譜、

忠政強請從師。許可。駐部下戍其城。家譜、慶長六年。復賜橫須賀。遠江城。加封食邑六萬石。家譜、藩翰、十二年春。有疾。上京療養。不瘳。九月。終卒。歲二十七。家譜、藩翰、逸史、法名叟安。家譜、子忠次。字五郎。左衛門繼。東照宮命其部下久世廣宣。坂部廣勝。渥美勝吉。復撫其室。尋皆以讒得罪而廢。卒出。大須賀氏請而錮三人云。逸史、忠次承封而後。榊原康勝卒而無子。系將絕。元和元年。命忠次繼其後。更榊原氏。而大須賀氏不祀。藩翰、譜、舊章錄、



野史卷二百一十九終

[Faint bleed-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]

野史卷二百二十

飯田忠彦修
男文彦訓點
竹中邦香校

武臣列傳第一百二十八

酒井忠次 忠尙

酒井忠次。參河人也。姓源氏。出自廣親。廣親者芳樹君親氏庶長子。母坂井鄉某氏女。或說云、紺屋與四郎、產廣親於坂井鄉。實嘉吉三年十二月也。小字與四郎。或作字小五郎、則芳樹君繼松平氏。使廣親知坂井鄉。更坂字爲酒字。酒井家譜、藩翰譜、三松傳、

野史卷二百二十

野史氏今按。酒井家譜。廣親生家忠。忠親。忠親
小五郎。弟曰親重。字與四郎。文明十一年七月十
五日。崇嶽君攻安祥城。當是時。親清歲三十九。親
忠歲二十。親重十八歲。從後門進。遂拔其城。親忠
避松安君諱字。更稱氏忠云。鹽尻作廣親稱雅樂
助。引或記云。酒井與四郎忠則。永享中住參州鳴
瀧。後徙大濱下宮而蟄居。其弟成瀨七郎忠房。太
郎左衛門忠親居作手正行寺。昆弟三人。俱新田
一族。大館末流。遠州井伊谷宮方也。○並合記云。
與四郎忠則。應永三十一年。奉尹良親王赴參河

國。忠房。忠親昆弟三人。新田一族。大館太郎兵衛
親氏子也。未詳其是非。姑附以備後考。猶當索考。
忠次父曰淨賢。

○野史氏今按。酒井家譜。廣親生家忠。忠親。忠親
生淨賢。稱左衛門尉。次曰忠賀。稱將監。世傳德川
御系圖。廣親生氏忠。氏忠本名親忠。寬政四年生。
小字小五郎。後避松安君諱字。改今名。稱左衛門
尉。晚號淨賢。生忠尙。忠次。又酒井家譜一本。父某
左衛門尉。生左衛門尉某及將監。某後改左衛門
尉。是爲淨賢。又藩翰譜引世傳云。親清生親忠及

親重。親忠後改名氏忠。稱左衛門尉。入道號淨賢。生二男子。兄將監忠尙。弟左衛門尉忠次。其親重乃雅樂助正親父也。此說雖似爲詳。與正親系圖不合。○參松傳云。廣親生康忠。左衛門尉。法名瑞翁。康忠生三男子。長忠通。左衛門尉。法名淨賢。次乃忠次。次恒城。爲僧。○又按藩翰譜云。家忠日記增補云。酒井將監。天文十五年。或作十六年。屬織田信秀。而叛大樹君。永祿六年。一向亂復叛東照宮。似有謬。大久保彥左衛門物語云。酒井左衛門尉通織田彈正忠。佯謂大樹君曰。希令石川安藝守。酒

井雅樂助共賜死。衆聞左衛門尉懷貳心。而遽入城。僉馳驅入城。則左衛門尉已率從者三五人。奔尾張。實天文十六年也。又云。一向亂。酒井將監以上野畔。避居城而走駿河。將監爲一族宗。與主君爭權。不能克。而遂出奔。其宗絕云。實永祿七年也。○又按一說。廣親生氏忠。字小五郎。氏忠生忠勝。左衛門尉。忠勝生康忠。左衛門尉。康忠生忠親。左衛門尉。忠親生忠善。左衛門尉。忠善生忠次。據此說。則忠次之於廣親。實爲七世之孫。據參松傳。則忠次爲廣親之孫。相乖違甚矣。○新井君美併考

野
史
卷之二十一
云。忠次父名未詳。家系作左衛門淨賢子也。世傳云。左衛門尉入道淨賢子將監忠尙。見家系。淨賢以天文五年卒。歲七十七。按入道卒時。忠次歲僅十三。據大久保彥左衛門記載。左衛門尉。天文十六年。叛大樹君而走尾張云。是非入道淨賢。又非忠次。蓋所謂左衛門尉者。淨賢入道子。而將監忠尙昆弟。而乃忠次之父矣。然則忠次實淨賢之孫。而將監忠尙之甥也。是以考則忠善生忠次之一說。亦足以觀君美考家系以忠次爲淨賢之子。恐以繼祖父之故言矣乎。未審其正據。姑從君美

所按附載以備後考。

忠次。小字小平次。更三小五郎。酒井家譜弘治二年。今川義元使所屬參人築福釜。忠次爲之守。大久保黨及渡邊義綱。杉浦鎮貞等佐之。是冬。織田信長遣柴田勝家。荒川賴季。率騎兵二千攻之。諸士發兵於郭外奮戰。勝家被創。尾人終敗去。武德編年集成逸史永祿五年九月。忠次暨松平親俊爲前鋒。率兵一千餘。巡邏佐脇入幡地利。佐脇城主板倉重定率兵屯于小坂井東崗而挑戰。忠次親俊與之接戰。不利。分隊而退。敵亦相分追躡。渡邊守綱。夏目吉信各殿。死傷不少。東

照宮聞敗。飛轡赴援。忠次等旋戰。宮親舞槍擊敵。遂獲重定。拔入幡城。編年集成、六年十月。忠次伐一向徒於野寺本證寺。戶田忠次爲嚮導。奪後門。縱火而薄牙城。會戶田忠次被創而暝。忠次乃收兵而還。七年六月。忠次爲先鋒。與小笠原康元。戶田主殿。牧野定成。攻吉田城。小原鎮實爲駿捍禦。本多忠次遣人勸和平。當是時。一州舉屬東照宮。無援且食竭。致城而去。宮以庶弟勝俊及忠次女送駿爲質。二十二日。賜吉田城於忠次。以爲東參藩鎮。編年集成、藩親族忠尙以上野而叛。忠次與本多廣孝擊之。忠尙

勢屈。奔駿河。編年集成、逸史、於是東照宮命忠次賜其采邑。令繼家跡。稱左衛門尉。藩翰譜、十年十二月。濱松城陷。忠次徙守焉。德川元龜元年六月。姊川之戰。爲先登。大擊越人軍。破之。九月。信長復乞援。忠次受命與石川家成。率兵二千。赴會。信長于勢多。信長親自伐越軍。使忠次等當江人。忠次家成乃次勢多。草津之間。與佐佐木承禎戰。終日二十四回。屢克之。織田家譜、逸史、二年四月。武田信玄帥師二萬三千。來侵。掠參州。東照宮聞二連木急。親自督騎五千。將趣援。出途聞城陷。入吉田城。信玄乃遣其子勝賴及山縣昌景

騎兵八千。圍吉田城。忠次督兵出城而拒戰。明日復戰于郊外。三回。忠次與甲人廣瀨鄉右衛門接槍。再回。信玄察東照宮在斯城。由山路退去。譜、藩三年。味方原之役。擊小山田備中陣。家譜、藩天正元年二月。忠次攻鳳來寺壘。拔之。敵屯向笠。二宮者皆潰。或來降。藩、翰二年九月。勝賴將襲濱松。帥師二萬。涉大天龍川而布陣。東照宮親自督騎兵七千。出對抗。甲人將濟小天龍川。忠次騎進兵臨河岸。將涉水。甲軍猶豫不前。終揚師而去。東照宮召忠次曰。汝勲功不爲不多也。然今日軍容。無汝謀略。則敵必踰水矣。可

誤字恐有

謂汝有三朦也。乃勒宮班軍。而甲人修鳳來寺壘。戍之。忠次縱火于角屋。斬獲頗多。家譜、藩、翰、譜、國史實錄三年。勝賴率師二萬。掠略參州。東照宮率騎兵五千餘。次吉田口。忠次諫收軍。甲人追蹤。忠次擊而走之。明日又與山縣昌景相遇。接言語。戰于榛原。家譜、藩、翰、譜、三松傳五月。勝賴帥師圍長篠。東照宮乞援於織田信長。爲之後援。師次于阿留美原。勝賴使族弟信實及部長七人。成爲巢寨。分隊攻長篠。而自督師一萬五千。濟瀧津川而陣。忠次謂東照宮曰。願臣借公師。轉廻南。傳山路。急襲爲巢而屠之。則次日之戰。必有利矣。官乃遣

忠次於設樂營。初信長數發邏騎。皆報曰。甲軍嚴整。寂寡不可知矣。士卒失色。信長乃與諸將會議。追忠次到。召咨敵形勢。對曰。昨謀而得情。甲陣寡單。主驕師老。自陷死地。戰必捷矣。信長喜曰。怯夫之腫。草木皆兵。孤聞左衛門勇智。海道無雙。今料敵若此。事無足慮者。乃大饗士。親觴忠次。忠次起舞。坐皆敲箠爲節。酒闌。信長問戰備。諸將不對。忠次進曰。愚觀之。莫若夜潛兵。歷間路。出彼後。襲取鳶巢。縱火爲應。前後夾擊之。一舉可殲。信長作色罵曰。吁。癡漢。大敵在前。惡用此迂迴之計。遂起而入。諸將皆罷。尋信長馳人

追忠次反曰。子策大奇。但機事尙密。故罵之於衆耳。請子直往矣。乃分兵五千。令金森長近等屬之。東照宮亦使本多廣孝。松平伊忠。菅沼定盈。奧平貞能率兵三千助之。家譜、織田家譜、藩翰譜、太閤記、武隱叢話、逸史其夜凌暴雨。踰山路。二十一日黎明。抵鳶巢。縱火鼓躁而登。武田信實倉黃出戰。奮擊破之。獲信實。皆兵殲焉。奧平信昌亦併闕乘機突圍。戟銃甚銳。甲軍敗亂。自燬營而走。追躡斬獲者多。甲人五百餘。鬪戰。松平伊忠死之。鳶巢既陷。長篠軍潰。勝賴脫走。其良多。家譜、織田家譜、藩翰譜、編年集成、武隱叢話、太閤記、逸史六月。忠次暨信昌奉旨如岐阜拜師。

信長召見。嘉嘆不止。賜眉尖刀於忠次。家譜、藩翰是月。東照宮攻二股城。忠次爲先鋒。又赴掛川。攻諏訪原城。迄八月。拔之。宮議進取小山。忠次諫止。弗聽。曰。故信玄希世練武。勝賴繼之。頗剛勇。若聞警必來援矣。我師罷勞。恐非良策也。松平忠次前曰。勝賴雖勇。其良多瘡。于長篠。且今與越爭。信濃。奚輒得後援。不如進取。石川數正亦強。宮意欲之。遂進取小山。勝賴果驅聚甲信上毛三州遺類。得二萬人。率之後。援次于大井川。宮聞之。將退。會城兵出追縱。忠次督衆奮戰爲殿。勝賴欲戰。高坂昌宣諫而罷。六年。勝賴與北

條氏政。相抗于黃瀬川。東照宮欲乘其弊。徇駿河。忠次諫而止。家譜、藩翰八年。攻田中城。又拔高天神城。獲首四十二級。藩翰十年春。右府信長滅武田氏而歸。東照宮享之於濱松城。又入吉田城。忠次邀饗之。信長悅。賜貞光太刀及金二十兩。而東照宮如安土。入京師。抵界浦。會信長遇弒。宮歷伊賀路而歸國。忠次從焉。尋東照宮議征伐逆臣光秀。忠次爲前鋒。發軍到尾張。聞賊亾。班師。藩翰東照宮入甲斐。次于新府。遣忠次等七人。騎兵三千餘。徇信州。北條氏直亦帥師入甲。忠次廻計略。攻伐數回。來往七里之

間遂全旅而還。氏直次于若御子。旬餘。遂乞和而去。東照宮徇甲信。建制度。忠次受命領知信州十二郡事。率東參兵士。巡撫縣邑。會氏直率數萬騎。侵掠郡邑。忠次自信如甲。與之接戰數回。屢克之。氏直令其族氏規來乞和。親送質子。宮命忠次遣子小五郎赴相。而後互送歸質子。約婚。家譜、三松傳、藩翰譜是冬。宮與氏直盟于總磧。忠次爲之介。家譜、三松傳三十一年。良照夫人歸于相。忠次送焉。藩翰譜十二年春。織田信雄與羽柴秀吉構難。東照宮援信雄。出師于尾張。池田信輝拔犬山。森長一軍于黑羽。與其前軍相隔。忠次望見請曰。

武藏誇驍勇。離次而前。將士不熟練兵法也。臣邀擊而挫。夜又武藏之鋒。先庶幾少進。中軍以臣部兵示我參遠之武矣。宮許可。使松平家忠與平信昌佐之。騎兵五千。馳縱火于樂田。羽黑五郎丸而襲長一陣。長一屯于八幡森。前流水而立備。忠次督衆涉水。奮擊破之。長一潰走。犬山追蹤。與信輝抗衡。發鬪而還。斬首三百餘級。西陣始懼。家譜、三松傳、藩翰譜、實錄、豐臣家譜及聞秀吉師十萬入美濃。議營處。遣忠次檢小牧。乃洪焉。藩翰譜四月。長湫之戰。忠次留戍小牧。而聞師有利。秀吉舉師到長湫。忠次議曰。以我罷軍。對彼銳兵。難戰矣。



我儕爲留後計。發兵火。彼列寨。則彼必謂有變。銳氣
撓屈。是我得捷之術矣。石川數正不可曰。受命留守。
私縱兵恐非矣。議不決。忠次奮憤。諍論不果。本多忠
勝。石川康成謂。不如發兵前。先驅率兵而馳。留後兵
寡單。或疑數正懷貳。忠次不發。東照宮凱旋。軍熄。家譜、
三松傳、明日。秀吉軍于小松寺山。列陣營。碁布。西自
比保。曼陀羅寺。東至二重堀壘。北及青塚。尾口。樂田。
群旗覆野。東照宮所部步騎二萬八千。分爲十六隊。
忠次暨井伊直政爲前鋒。經二重堀敵前路。抵東野。
而相抗。及日午而還。敵亦不尾。初秀吉部將細川忠

興。蒲生氏鄉。堀秀政。長谷川秀一等。騎兵一萬餘。陣
于二重堀。馳入於中軍。曰。東師近出。請戰。秀吉制止
曰。敵若驅騎于陣頭。嚴戒拒備。勿漫出戰。忠次直政
亦觀西師色動。將騁戰。東照宮傳令曰。彼中軍不踰
二重堀。設令雖騷擾。勿出戰。相距一小河。至午時。不
接矢玉。軍使至。令收師。藩翰秀吉乃嚴命處守。而班
師。東照宮亦命忠次守小牧。而入清須城。六月。忠次
攻犬山城。逼前門。榊原康政代陷之。秀吉復帥師抄
畧郡邑。支戰都十一回。莫一有利。終與信雄行成。東
照宮令忠次督清須。置戍於小牧。小幡。而班師于參

河。秀吉覘其隙，侵掠伊勢。忠次報之，東照宮復入清須城。秀吉於是察力不可敵，欲行成，依信雄乞和親。以妹氏令配東照宮，請朝覲。宮將聽，忠次諫曰：「反覆叵測，願莫西上。」關白設令怒，再雖興兵，畿邦弱兵，何足懼矣。群臣亦諫止。宮曰：「子輩言雖有理，孤亦有所慮。凡人盡心如斯，奚可莫禮對。」初與關白矛盾，士衆奮勇，孤非敢畏怖。羸輸預難期矣。天下擾亂，殆二百年。扶老携幼，兆民塗炭。聊靡暇日，方今解逅，將歸一統。於是孤復與彼相抗衡，則四海再惱亂，飢餓溢路，四民靡所惜手足矣。令亾罪億兆，與徒令死，不若孤

代欲死之。母寧非愉快乎。汝衆庶克慎，勿壞孤意。忠次等感服。秀吉亦送天瑞太夫人於岡崎，以安衆庶。忠次乃從東照宮于京師。實天正十四年也。藩翰十一月，關白秀吉予忠次宅一區，是號櫻井邸。近江田一千石。家譜、三松傳、藩翰譜、逸史。次年正月，忠次與真田昌幸、小笠原長時赴大坂。藩翰譜十一月，忠次享東照宮于私第。家譜、日記、藩翰譜十六年，忠次致仕，入道號一智。家譜、藩翰譜十八年，東照宮大封功臣。忠次不悅，子家次邑封滅。直政等執謁哀訴。宮曰：「汝亦愛子乎。忠次汗顏而退。先是忠次不能救世子于岐阜，故宮恚焉。」國史實錄。慶長

元年十月卒于京師。歲七十。家譜、三松傳、○按藩翰譜、逸史作歲七十二、法名高月緣心。號先求院。家譜、三松考、忠次初爲開國元臣。智謀勇略。莫出其右者。且配東照宮。姨光樹夫人。親昵最渥。委任軍國之事。家譜、三松傳、迨其老。爲嗣子哀訴。違旨。屏間居于京師。終歿云。實錄、有五男子。長曰家次。次曰康俊。出繼本多氏。曰信之。出繼小笠原氏。曰久恒。出繼福釜松平氏。曰忠知。字小平次。叙爵稱因幡守。仕幕府。爲町奉行。子孫相繼。

家次。小字小五郎。光樹夫人所生也。天正十六年。襲封。居吉田城。家譜、三松傳、十七年十一月。從東照宮于京

師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宮內大輔。家譜、三松傳、藩翰譜、是冬。關白秀吉將有事于小田原。使家次傳令於參河諸士。十八年。家次與長澤。二連木叡。率兵攻白井城。下之。藩翰譜、北條氏滅。而轉封。賜碓氷野城。食邑三萬石。家譜、藩翰譜、逸史、庚子亂。屬台德公。攻上田城。及田。與城兵相戰。家譜、三松傳、更稱左衛門尉。按諸書、未詳其年月、十一月。徙高碕野城。或作慶長九年、加賜二萬石。家譜、藩翰譜、逸史、大坂冬役興。從師。夏役天王寺之戰。城將毛利勝永鼓譟來擊。乘家次軍。軍亂。內藤忠興。松平康長等佐之。健鬪。并伊直孝。藤堂高虎亦來援。俱擊破之。家次獲首都三十一級。大坂

記、大坂陣首帳、元和三年。加陪食邑。移封于高田。後越藩翰譜、逸史、城爲十萬石。四年三月卒。歲五十五。家譜、三松傳、藩翰譜、法名圓譽宗慶。號梅林院。三松傳、謚號考、家次有多子。長曰忠勝。承父封。稱宮內大輔。後叙從四位下。加食封。徙莊內鶴岡羽城。子孫相繼。次曰直次。叙爵稱右近大夫。食左澤羽邑一萬二千石。寬永七年卒。無嗣而絕。次曰忠重。叙爵稱長門守。食一萬石。寬文五年。有罪。邑除。次曰勝吉。稱大膳。仕幕府。次曰了次。次曰忠時。次曰政時。各爲忠勝家臣。家譜、三松傳、藩翰譜、忠尙。忠尙或作忠賀、又作治尙、忠次親族也。

○按酒井家譜。爲左衛門尉入道淨賢弟。○三松傳作淨賢子。未詳焉。

稱將監。累世列德川氏元老。與同族正親。石川清兼不協。譖之於大樹君。曰。清兼等擅權奸曲。請放逐之。而固群臣之心。大樹君識察忠尙構讒。卻誠其姦詭。忠尙赧然。

○武德編年集成引松平記云。左衛門尉忠次爲大樹君妹婿。與大原甲。今村乙。俱詣岡碕城。請擊清兼。家次等弗許。三人退去。甲及乙與城門衛士口論。遂斬之。走佐碕。而屬松平忠倫云。

天文十四年。松平清定將發兵據上野城。嚴戒防禦。忠尚往歸。俱畔大樹君。進旗伐之。不克。武德編年集十五年九月。君再攻上野。清定。忠尚勢屈乞降。乃赦其罪。令清定還櫻井。忠尚守上野城。十六年春。松平信孝據三木城畔。忠尚復黨之。叛岡碕。編年集明年。信孝戰死。忠尚復降。未詳其年月永祿四年。東條吉良屬富永。瀨戶。川上。大河內政綱等。圍上野城。松平好景承命。使其子伊忠援。忠尚拒之。吉良義昭乘其隙。發兵攻中島。好景昆弟五人。族從若干死之。中島陷。解上野圍而去。編年集是秋。東照宮與織田信長行成。將適尾

張。忠尚聞。自上野入見曰。尾接境壤。和輯莫害。然彼實為虎狼。不如莫往。方今夫人世子皆在駿。彼胡信我。且損質債好。叢心疑貳。願熟圖之。官曰。善。然約已定矣。不容中輟。卿亦實孥于駿。幸以見與。忠尚對曰。諺有之。為君斬父首。臣非敢惜質。唯恐君齡猶弱。他日失信於叢。曰。吾有所置。請勿為意。忠尚唯拂衣而起。鳥居元忠。本多廣孝。平岩親吉等曰。將監辭氣。有反相。請戮之以斷後患矣。官曰。世臣也。所言亦有理。不可叛。置勿殺焉。忠尚移疾不出。又無反形。編年集逸史。○中興源記載。忠尚諫止。東照宮開諭。忠尚惟諾。

野史 卷一百一十
拂衣而起。官察其色。急促兵追之。殆將及。忠尙遽
不得歸入上野。歷山路而犇駿河。宮入上野。酒井
與九郎。高木九助。森川金右衛門。芝山小助兄弟
皆來歸。乃以忠尙食祿。賜其甥小五郎。後改左衛
門尉。事實係永祿六年四月云。岩淵夜話別集云。
今川義元戰死。而東照宮召忠尙。示諭絕駿棄質。
忠尙強諫而去。官察其有反形。急馳人追之。忠尙
不得入上野。直奔駿。以忠尙食邑。賜其甥小五郎。
命令改稱左衛門尉。所載似不同。故附以備後考。
六年。頃歲忠尙稱疾。竊與今川氏真通。誘一向僧徒

謀作亂。十月。一向僧等。遂聚其黨類而叛。忠尙亦以
邑畔。編年集成、德川記、逸史、石川家成。松平康高。松平親久等
發兵攻上野城。編年集成、七年。一向徒乞降。東照宮殊宥
其罪。悉赦之。忠尙復叛。官置而不問其罪。或謳歌忠
尙害心猶弗熄。編年集成、德川記、八月。忠尙復貳。潛以上野
附駿。九月。酒井忠次。本多廣孝伐上野。內藤信成年
尙少。先登有功。忠尙部下榊原清政。酒井重賴。高木
廣正。森川氏俊。芝山正和等。憎其反覆。皆出而降。忠
尙不能持。遂犇駿。愧怍成疾。尋憂死云。編年集成、引、參陽實錄、
○藩翰譜引世傳云。大樹君在駿。天文五年四月。

酒井左衛門卒。其子將監繼家。永祿六年。東照宮
與織田信長行成。將監叛。使人討之。不得。一向亂。
忠尙據上野城。七年。棄城而遁于駿。以其采邑賜
甥小五郎忠次。又創業記者異云。一向亂。將監據
上野而畔。忠次爲隊長攻之。岩淵夜話別集載。今
川義元被擊而後。東照宮召忠尙議。與駿絕。忠尙
遂走駿。賜其食邑於忠次云。據別集說。則以永祿
四年忠尙走。忠次賜食邑。似有據。然諸說紛紜。故
以附之。猶當考。

野史卷二百二十終

野史卷二百二十一

飯田忠彦 修
男 文彦 訓點
竹中邦香 校

武臣列傳第一百二十九

酒井正親

酒井正親。三松傳、或作政家、參河人也。姓源氏。與忠次同出
自廣親。廣親生家忠。家忠生信親。信親生家次。家次
生清秀。世字與四郎。清秀子乃正親也。正親初字與
四郎。更稱雅樂助。酒井家譜、三松傳、藩翰譜、累世仕德川氏。爲社
稷之臣。勦勞超群。聲價藉甚。正親歷仕安柄。善德。大

樹三君。家事無大小悉預議。與諸臣偕邀大樹君於伊勢。又安部石川胥議。迎傳通太夫人。而修婚禮。及東照宮出誕。大樹君喜。擇群臣。舉正親。令獻篋刀。石川清兼為墓目役。藩翰。當天文十二年。水野忠政卒。嗣子信元背駿而通于尾。大樹君愕曰。我憑駿之誼。而得復國。其舊不可諉也。次年八月。絕婚。會太夫人有疾。命送歸之於刈屋。正親熟思曰。方今夫人疾病。且有兒女二君。設令雖違旨。我不忍私邀夫人於宅。療養其病。又迎東照宮。令相見。及其瘳。遣士卒護送之於刈屋。往到十八町。夫人謂護送士淺羽某。金

田某曰。余有所思。子等棄余於此地。應還岡碕。落淚數行。二人對曰。臣等受命護送君于刈屋。何為從命矣。曰。家兄野州不長。子等必不能生還矣。余今為離別婦。雖然有幼君在。何有異乎。幼君之出世不遠矣。必應有再會之期。今使子等死。則憤怨為仇。不可有親睦之秋。憂懣悲泣。慰諭再三。二人終拜命。招邑民謂曰。斯是下野殿之女弟也。汝輩能保衛以奉送刈屋。猶不去。僅達五六町。顧見刈屋兵士百許人馳驅追來。二人率卒皆免歸。松平家康婦人亦信元妹也。同歸于刈屋。信元怒。捕其人殲焉。藩翰。十七年三月。



大樹君與織田信秀戰于小豆坂。今川義元隊長朝比奈泰能先驅。正親援鬪力戰。獲織田信廣銳士鳴海大學。尾軍終敗。武德編年集成、藩翰譜、逸史、四月。松平信孝通尾。而襲岡崎。率兵五百餘。軍于明大寺。大樹君使正親暨石川清兼兵二百五十餘拒之。大久保忠俊等率精騎伏路。信孝進騎。伏起。矢飛如雨。信孝傷斃。獲其首而歸。編年集成、藩翰譜、三松傳、逸史、永祿四年春。荒川義虎叛。其族吉良義昭因正親而降。邀正親于城。合兵攻西尾。而拔之。牧成定奔牛窪。正親假守西尾城。欲伐東條。會義昭士富永景通軍于藤波。欲攻小牧。本多

廣孝乃與正親合衆要戰。松平忠次自津平赴援。成定遣兵助景通。成定士須瀨源內進。要正親。正親突以稍殪之。廣孝亦刺景通。東條兵潰。義昭遂降。東照宮賞正親功。賜西尾城。編年集成、藩翰譜、家忠日記、增補、伊東法師記、逸史、是冬。織田信長與羣臣議曰。我先獲義元。其子氏真怯。惟東照宮雖弱。爲駿起兵。與我抗衡。不撓。其壯勇最可愛。若夫丹下鳴海等城寨。勞兵運糧。頗似無謀。故我欲與彼講和。罷諸戍兵。徇譏句。又如東征。互相救援。平治之功速矣。衆議同之。使瀧川一益遣笠原新左衛門於參河。說石川數正。以勸和議。東照宮咨

詢諸羣臣。僉曰。我后非駿宗族世臣。先君憑義元。復家國而來。親好日渥。先君棄世而後。彼屢悖禮。抑留君子駿府。橫掠郡邑。驅使羣臣。徒役屢起。爲彼死。千戈更無隙。是爲氏真欲復仇也。然氏真以復讐不爲念。麾下亦莫諫之者。君適說之。卻怨疎。戰爭更無援勢。察彼國勢。敗亡必不遠矣。與亡國之主。而滅累世之功。豈非遺憾乎。方今織田氏捐舊恨。而求鄰好。是則我家之幸。而揭武之期矣。不如速修好也。官許可。令數正應其所請。信長喜悅。使水野信元爲行人。以修和親。藩翰譜、伊東法師記、而東照宮如尾張盟。今川氏真

聞而憤。使人來讓。正親遣成瀬藤六郎如駿。因嬖人三浦宗有辭曰。我先人與故公世好。儀准部下。孥皆爲質。豈有他志。設令東照宮雖蓄異志。群下妻孥收在駿。奚遺孥反正乎。但尾勢强大。以倣邑密邇也。日來相逼。衆寡不敵。姑通和好。以紓難耳。駿若有事于尾。請索倣賦。以當前鋒。氏真意解。編年集成、藩翰譜、逸史、六年十月。一向徒恚菅沼定顯運糧。與其徒鼓譟攻菅沼氏。劫掠罄室而去。定顯愬之。東照宮使正親治其黨。正親遣人於上宮寺。譴其暴戾。賊僧卻殺其人。宮再使正親檢斷。斬首惡以徇之。賊徒益怒。合謀悉會門

徒反側子群議。遂舉兵而反。正親守西尾。與野寺徒
及荒川義虎相戰。編年集成、藩翰譜、大三年志、逸史、七年二月。東照
宮乞援于水野信元。將運糧于西尾。與正親及藤井
兵謀。縱火於野寺。八面寨邊邑。而進騎于西尾。敵出
遮路。宮命伏兵。親自督寡兵。誘敵。敵競來攻。信元。兵
伐之。戰于櫻井野寺。遂破之。編年集成、逸史、天正四年。正親
疾病。東照宮使平岩親吉。賜醫藥。親往訪其疾。且問
後事。正親令子重忠。忠利。執謁而曰。臣嘗荷洪恩。敢
莫奉命。唯二子忠精。各擇其器。忠心何有異矣哉。三松
傳、藩翰譜、君臣言行、以六月卒。三松傳、藩翰法名繁
錄、國史實錄、逸史、

林源昌。號雙松院。藩翰譜備考、初正親預聞家國事。
麾下士神谷某。遇正親于途。致其禮。正親不知焉。他
日某對正親。頗露無禮。東照宮聞之。試某平素言行。
其心廉直。勤勞不倦。官竊謂。今讓彼無禮而逐卻。則
群下或作履冰之疑。必謂正親讒之。又宥彼不敬。則
老臣威權似有缺。不如豫約。彼畀食邑。而變約。則彼
必去矣。乃將書。賜八百石朱章。正親聞之。進請曰。臣
聞賜食邑于某。渠者非凡庸士。庶幾賜多邑。宮曰。渠
而有誇武之癖。孤欲予八百石。而變約。令卻去。正親
大驚曰。如不可矣。印章有變。則士氣懈惰。請莫違約。

曰。汝言過也。於孤統下。對汝發不敬者。惟渠耳矣。故欲令渠自去也。正親正色曰。臣不敏。浴洪恩。今已如斯。群下士庶。靡不屈膝拱手者。唯某屢執不恭。雖然。若有大事。棄身建功者。非彼而誰矣。強請益曰。如何而可矣。曰。願以二千石。曰。可一千石。正親猶望請不止。諸老開諭。終賜千五百石。宮召某。具狀命正親所請。某感泣俯伏而退。赴正親。謝不敬之罪。而後某累功。終擢為輕卒隊長。宮常謂諸老曰。汝等以正親心。可為心也。藩翰譜、澁家手錄、有三男子。長常永。有病不仕。次重忠。次忠利。後有傳。

重忠。小字與四郎。稱河內守。酒井家譜、武家補任、藩翰譜、右兵衛大夫。家譜、三松傳、天正八年五月。刈麥于田中城外。敵自持舟寨出而追蹤。重忠與部下返擊。獲首級而還。藩翰譜、三松傳、十八年。小田原之役。重忠為前鋒。八月。賜河越藏。城一萬石。藩翰譜、實錄、藩翰逸史、慶長六年。徙厩橋野。城加封邑。為三萬三千石。實錄、藩翰逸史、大坂兵起。重忠受命守東府城。藩翰譜、有四子。忠世。忠定。忠政。忠永。忠世嗣父。忠定。或作忠季、稱山城守。依疾辭仕。忠政稱下總守。仕幕府。子孫相繼。忠永。或作忠久、出為西尾吉次養子。忠世。初字與四郎。天正十六年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右兵

衛大夫。三松傳十八年。賜食邑五千石。仕台德公。藩譜、翰
後賜那波野。上野田一萬石。又賜粟田。日野。野洲。近江等田
五千石。爲在京料。更稱雅樂頭。加食邑五千石。移封
善養寺。上野大坂兵起。從台德公爲先驅。及夏軍起。自
從中軍。使子忠行戰。獲首三十級。大坂陣累加封邑。
食十二萬二千石。繼父居厩橋城。叙從四位下。任侍
從。補執政。武家補任、舊章錄、三松傳、藩翰譜寬永十一年。大猷公朝
京師。使忠世爲留守。徙居西城。七月二十三日。火發
厨。延及殿屋。侯伯畏憚。遂悉燒燼。忠世恐懼。避入東
叡山。馳急告變。公謂諸老曰。火燹豈忠世所爲哉。縱

令孤居之。火災何得道乎。然彼避城之他。是孤所恠
也。若欲謝其罪。棄其所守而去。是失其職也。急以斯
旨達焉。忠世彌恐怖。幽屏有年。憑大僧正天海哀訴。
請免。命罷職。而爲金奉行云。藩翰譜、續王代一覽、寬永日記十三年
正月。或作三月卒。歲六十五。家譜、藩翰譜、武家補任、三松傳法名發向源
心。號隆興院。藩翰譜、藩翰譜、藩翰譜、藩翰譜、藩翰譜子忠行嗣。稱河內守。阿波
守。叙從四位下。無幾而卒。有二男子。忠清。忠能。忠能
叙爵。稱日向守。累賜田中河城。食邑四萬石。爲大留
守。居天和元年。坐兄忠清事。謫于彥根。後召賜食邑
五千石。子孫仕幕府。家譜、藩翰譜、三松傳、舊章錄



忠清繼父。叙從五位下。稱河內守。更稱雅樂頭。補執政。連署爲上首。進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爲左近衛權少將。加封五萬石。家譜補任。藩翰譜三松傳。延寶八年五月。嚴有公大漸。嗣君未定。忠清及老中稻葉正則。大久保忠朝。土井利房。堀田正俊等胥議。或將迎立正仁親王于京師。正俊離次曰。何爲其然。有三藩在。且親有館林君。何故邀取無因親王。以可備我大統矣乎。議乃決。迎館林君。君應諾。將出家。司牧野成貞謂曰。議決則雖入營可也。如不然則請君決意矣。成貞馳登營。諸老問君之遲所以。成貞請問衆議所決。僉曰。議決。館

林君宜促登營也。成貞乃扈從登營。君入西城。是爲常憲公。忠清違旨罷職。退居大塚別第。收大手居第。武林隱見錄。無幾卒。時歲五十六。補任備考系圖。或謂有檢察使。忠清宗族皆謂病死也。女婿藤堂高久敢謂。臣等以實而聞。事如不聞。則臣等莫復見矣。是以檢察使之議止。隱見錄。忠清承箕裘。善守祖先節度。糾尋諸家舊格。登庸不遇。勸板倉重規。戶田忠昌。又擇甲斐莊正親。北條氏平。水野忠增。舉之。皆適其任。忠清輔佐大猷公。威儀嚴肅。寡言敦整。土井利勝。青山忠俊。候仕。每忠清出。二人束手改容云。澁家手錄。忠清除中納言定

家小倉色紙。或謂京師某寺院所藏亦同焉。忠清恠疑。遣人乞而檢之。毫不差。墨色紙容真偽難辨。乃問其傳來。對曰。關白秀吉所寄也。忠清以爲夫必真矣。是無所疑。以金銀贖者不正。是必贗矣。世寶不可惑。乃裂破而火焉。兵家茶話嚴有公世。囚獄司請曰。囹圄狹窄。罪人困苦。願廣修理焉。或謂可任所請矣。忠清顰眉曰。夫罪人之衆多。仁政之所不足也。然令宏修之。則似_{武家}殃犯罪者。若罪人之多。欲令之寡少。莫如施善政也。武家秘錄長子忠舉襲封。次子忠寬。割伊勢碓田食邑二萬石。殊仕幕府。子孫相傳。

忠舉。本名忠明。叙從五位下。稱河內守。爲奏者番。三松傳續藩初繼家。以父之故。不被遇。當是時。柳澤保明拔擢登庸。衆皆求緣通懇。有殊令。不得謁他人。忠舉屢雖赴請。見不得。一日忠舉如保明第歸。途遽稱疾起。憑保明老曾根某。休養而歸。遣使懇勸厚謝之。遂得通懇款。因其庇。再得顯署。隱錄進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襲封。爲寺社奉行。轉爲大留守居。再稱雅樂頭。而罷職。任左近衛權少將。結新墾田於本封。爲十五萬石。以寶永四年。請致仕。更稱勘解由。續藩翰譜忠舉初爲奏者番。每候西湖間。父忠清爲大老。衆皆畏敬。

忠舉自弱冠。晨明試騎于馬埒。每有暇日。修練劍法。食後憩息少時。而學文講書。聊無懈倦之色。誘群臣修業。每憂適子忠相多病。不似父云。手錄士林禁祕錄又常召佐藤直方修文。一日講畢宴飲。直方曰。夫我邦者。有智慮之國。而雖異域之事。悉傳來。一事無關漏。唯有一奇事也。衆惋問。曰。人各求師而學道。傳其業。鍛鍊精熟。得其蘊奧。然我國俗頻年。雖有大事。敢不以證古規。不率師傳。而又不論後來之可否得失。唯攬己意。決斷思慮。衆亦莫敢難之者。是何爲者。與衆翻案不中。請問其意。直方曰。國家政務也。和漢俱由聖

教。准神旨。盡心執務。尙擇賢良方正。論辨取捨。或聞民間俚諺。閭里童謠。考豐凶。察風俗。試政治。可否以布令於天下。如今不鑒尙古。不論得失。不擇賢良。唯攬上首之言。衆稱諾。以一人之言。係億民。是非輕自伎藝乎。可謂奇異也。手錄憲乃數佐美子忠相繼父稱雅樂頭。叙從四位下。子孫相傳。明和中。徙封姬路。城。世世爲藩屏云。

忠利。小字與七郎。天正十二年。攻蟹江城。有功。藩翰十八年。賜河越武藏田三千石。三藩松傳庚子役。從台德公子山道。後期。并伊直政。心右公子忠吉。問之。忠利

不平之。謂直政曰。世子後期。自有曲折。太公不必深
尤。今妄詬病。何不爲世子之地。直政曰。我惜世子貽
嗤于天下。憤惋之深。不能不言。忠利勃然變乎色曰。
縱令世子有過。而失驩於太公。百方調護。子之職爾。
今行營颺言。以乘于其釁。獨何與。猶有餘言。吾意決
矣。撫刀而進。在座驚救乃罷。衆僉曰。彼夫也。信駿之
役。嘗以武聞。今日之勇。實軼之。東照宮及世子。皆聞
而壯焉。逸史。次歲。賜田中河城。食邑二萬石。三松傳。藩
或作一慶長十年。叙爵稱備後守。武家補任。三
萬石。一慶長十年。叙爵稱備後守。武家補任。三
年。賜河越藏城。累加賜食邑三萬七千石。後預聞國

政。三松傳。逸史。寬永四年十一月。歲六十六而卒。家譜。三
松傳。藩
譜。法名泰雲。建康系圖。諡號考。或日東照宮語。左右
曰。嘗聞忠利封邑。農夫有名備後者。忠利家人諭之
曰。莫犯領主稱。農夫愕然歎訴曰。我多年住此地。貢
稅先衆。賦租無情。今何罪改稱之。郡邑舉通稱。決不
能改也。可謂不運。願更稱太守名。弗服。忠利聞曰。苟
爲民不懈。貢賦是可賞也。彼者此地之備前矣。不可
敢咎焉。凡人有智慧者。振已威而告衆。立我而傷人。
忠利資性溫順。仁且智。彼之後世。必有興者矣。藩
錄。有六男子。長忠勝。繼父次忠能。稱和泉守。次忠重。

稱壹岐守。子孫各仕幕府。次忠久。稱左京之助。蚤死。次忠次。稱藏人。子孫仕幕府。次忠末。稱內匠。爲忠勝臣。

忠勝。小字與七郎。母光源夫人。東照宮妹也。武家補任、三松

傳、柳營忠勝道成童如癡。衆目呼酒井太郎殿。當忠

利在田中城。駿府失火。忠勝驅騎而到。從者途渴飲

水。忠勝曰。人皆臨渴遽飲水。則必咽先嗽。而後飲則

可矣。衆驚嘆。火延燒弗熄。移刻。或飢據酒肆沽酒。又

曰。不如食糟也。人皆稱其器。時十七歲云。仰景慶長

十四年。叙從五位下。稱讚岐守。武家補任、三松賜下總

田三千石。譜、藩元和六年。仕大猷公。尋加賜七千石。

累加封邑五萬石。父卒。繼遺領。增封十萬石。叙從四

位下。任侍從。寬永十一年。轉封若狹國。併知敦賀。越前

勝山。安房○或等田。食邑十二萬三千石。除左近衛

權少將。進從四位上。補大老職。明曆二年。致仕。家譜、武家

補任、三松而後。諸老司職。就問政事者。迄死不絕。仰景

錄、藩萬治三年。剃髮號空印。寬永二年七月卒。歲七十

六。家譜、藩補任。三松傳。法名傑。傳宗英。號空印寺。備考

系圖、諡忠勝有大智。小事如愚。舊章度量宏偉。不隔

老少。緇素聞善言。輒納之。仰景執政多年。寵遇厚隆。

數享大猷。公于私第。老後益被眷顧。時登營。嚴有公亦恩遇。及其疾篤也。顧問使者項背相望。賜醫藥侍臣來看病。續王代一覽。當時蒙恩顧無比。稱名臣第一。年壯在參河。就龍海寺僧受戒云。手錄武野燭談。忠勝在職之日。或架橋於六鄉。隅田二川。或謂恐壞府城堅要矣。忠勝笑曰。凡有天下者。以人爲干城。令衆人困勞。河海非善政。若恃險據要。何一日得全。諺云。王道如架洪河。霸道如漕野航。手錄明良洪範燭談。勢多橋修造有年。大津代官小野半之助。請每三年更修造焉。忠勝曰。橋柱朽損。行旅如有過。則奚可。竢三年。速修補焉。夫橋

梁者。以故舊爲美。是則泰平之兆也。雖故舊不朽。壞則莫改造。君代之長柄。橋以舊美焉。燭談仰景錄。忠勝牛籠山莊。故存二重塔。以萱葺之。或謂更之。忠勝曰。故久可賞也。大猷公遊覽。其古舊最適旨意。賜號曰山里。其後延燒灰燼。有馬直純以古來所在。瓦棟門贈忠勝。忠勝建之於山莊。棟瓦附直純家章瓜紋。忠勝存之不改云。燭談手錄。大猷公壯歲。而僅與左右夜潛行。或諷諫弗聽。每其潛行。有正履者。或温公怪竊探之。忠勝覘公潛出。每密從行。温履于胸懷。以備焉。於是公感悟其志而止。忠勝受封于若狹。問貢賦於

前國守京極忠高對曰。我家士佐佐九郎兵衛能識焉。有鷹場在。又在西城。望見海面。風致最佳也。忠勝笑曰。上臘也。忠勝初入國。親自割畀諸士宅地。或命廢絕街衢爲市場。或熊川。敦賀。丹後。街路命栽松樹。又多樹槻樹。以殖國中云。大猷公內命。將轉封于駿府十八萬石。固辭曰。太祖之遺蹤。臣何爲當之乎。又命甲府二十四萬石。又辭曰。信玄故址。臣不當也。不拜。又竊令素心尼命加封江州志賀。高島二郡。且曰。先固辭命。再回。今復辭之。恐不敬矣。對曰。臣既賜封。邑分已定矣。若命加賜封邑。固辭。不敢拜命。而謂曰。

自往時恩遇。臣受大封。而驕奢覆宗者。前轍尙多。如臣亦非無驕奢之心者。然則公私共所不拜。似爲是。臣設令終生雖謹慎。迨子孫亦不可識其心。是以辭焉。一日迎眞田信幸曰。阿卿先祖甲州故家也。信玄以來必有兵學之傳矣。願得聞焉。信幸對曰。嘗聞兵法。在惠累世士也。請問用兵之法。曰。以不失禮爲軍法要領云。仰景錄或曰。忠勝享嚴有公于山莊別亭。致仕。拜參日光山。而削髮。號空印。奉大猷公神牌于山莊禪院長安寺。初奉遷之日。儀衛如現存。自奉神牌。每朝手自摘花汲水。敬慎祭祀。戰競如在。手錄燭談明曆

丁酉春正月。烈風暴怒。塵埃蔽空。火起數處。空印馳
人于板橋。高井戶。千住諸口。多貯米穀。運輸之邸第。
燄火奮亂。焱烟焦天。燒死傷亾。充溢街巷。道路梗塞。
空印發倉廩。多救士民。後二年萬治中。火復起。空印
嗣子忠直。時爲二郭防火司。督士卒警衛焉。居第延
燒。空印登營。謂酒井忠清曰。修理者幕府之護衛。非
備防火者也。保居第。督士卒。以備不虞之變矣。卽日
使佗列侯代忠直。攬空印一言。以爲後世規矩。迄今
列侯居第。若燒亾。則命免其役云。燭手錄。或麾下士謂
空印曰。令子備州。聰明嚴格。世皆稱焉。空印正色曰。

虛則空。實則衰弊之基。足下遠慮。實如指掌也。士不
解。掛而請問其故。對曰。譬諸小祿士。如有二三奴隸。
嚴譴進止。則舉動困窮。志思曲迫。蒙智昧才。終令其
身劣凡庸也。使之行命。氣屈量折。牽法繫制。每事不
能果。於是忿憶其拙劣者。可謂謬之大矣。又比諸樹
木。培養以時。灌水不侵其幹。副木延其屈曲。而後以
可作材用也。或植栽不歷日時。曲撓萌芽。則不得養
生。不可作棟梁。二三士人亦復然矣。諸士群衆。而法
令細密。則不遑憩息。不能伸一身。若備後。每常與微
祿者交。只立一身嚴密法則。稠密法令。必有犯之者。

其犯科輕。則不可糾董。且人情不信。後來不犯法者若干。當是時。難處罪科。自緩法度。故後必大有違犯者。古今同一轍。是謂君子弄法。小人犯刑也。苟定法制者。大事也。能識察風土。討論評議。謹慎擇其善良者。雖毫髮不辨。理非。則號令不行。兆民不睦。國家必衰頹矣。可不慎乎。手錄。憲乃須佐美。空印老後。謂左右曰。或日與伊達政宗相遇于營中大廣間。政宗曰。讚岐殿。請相撲一曲。對曰。諾。廼與政宗相接。遂掛大腰投焉。井伊直孝在後曰。讚岐殿莫臆。如不克。則我爲其關。不可爲麾下名折矣。一日享政宗於茶室。政宗數請。

茶器。點視之。有一茶七。千利休所造也。政宗捻視數回曰。無曲也。乃折裂之而歸去。使者來謝其不恭。且贈紹鷗製茶七云。仰景錄。小濱城前門架橋。京極氏所造也。空印以傳子孫。及孫忠隆繼封。欲更修造橋。空印侍士永田三右衛門尙存。聞是議。進曰。臣嘗聞。當時勢多橋改修之日。太主公說小野氏。以賞故舊。臣侍坐得聞焉。不朽損。請莫更造。忠隆可之。加修補而罷。手錄。燭談。有四男子。長忠朝。次可一。出爲青木重種養子。次忠直。次忠經。稱民部。蚤死。忠朝。叙從五位下。稱備後守。寬永中。補少老職。尋免。

稱疾辭仕。家譜、藩翰譜或年幕府修先世遠忌追悼作善之事。松平信綱命勘其費用欲定之。忠朝弗肯曰。凡作善之爲旨也。諸事宏濶。令卑賤者被恩惠。乃追悼作善之所詮也。如厭其費。不得其實。信綱所議乃罷。寬永中。島原賊起。板倉重昌赴伐。未平。再擇將帥。或謂忠朝當其任矣。忠朝亦預命裝甲仗。然信綱受命而發。忠朝退出而投拋器甲去云。忠朝遊山取草。左右路途草生者多。忠朝行只取一茵。登山上眺望之地。披書讀。以遣其興云。仰景錄寬文二年四月卒。歲四十四。家譜、藩翰譜、酒井忠國墓銘法名獨立葉仙。號用運院。藩翰譜備

考系圖子忠國。字勝之助。寬文八年。割忠直封邑田一萬石。居勝山。安房叙從五位下。稱越前守。仕幕府。列侯籍。爲奏者番。兼寺社奉行。加賜五千石。子孫相傳。家譜、藩翰譜、忠國墓碑
忠直。初稱靱負。叙從五位下。稱修理大夫。襲封而後。進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家譜、三松傳、武家補考系圖忠直以家格候西湖間。適子子雁間。次子列詰。衆忠直多病。或不面識者。會登營。到老中洗浴處。盥嗽。有監吏。不識其爲忠直而尤焉。忠直徐曰。足下居職。重其任。最可賞。我多病而未識足下。請爲相識。懇詞懇歎。監吏愧

服。會土屋數直來見忠直。監吏在側。恠問。莫對。忠直曰。我與渠未相識。故引而見之。數直猶弗解。窮問得其實。乃譴其不明。而召大監察。使附之。謂曰。修理大夫以寬宥。故不窮其非。後來須努力。相傳美。忠直温厚云。手錄、燭談忠直居常曰。武而不講武。則勇銳撓。滅家之基也。每月定軍備會議之日時。自士隊長。迨用人。更綽購一粒軍器不足。修不虞用度。命厩吏。令諸士弱壯者練騎。雖宿衛。學射于邸。勵勉諸士武藝。又定諷灑打。令騎料及羣馬馳驅。兵具以太鼓修練。每夏來令修水練。在國狩獵山河。而屢觀諸士技術。延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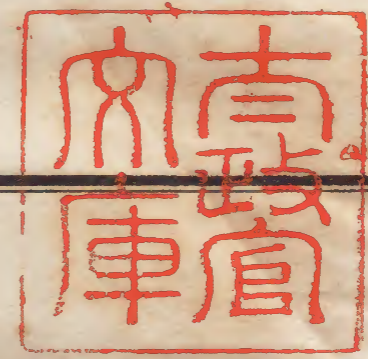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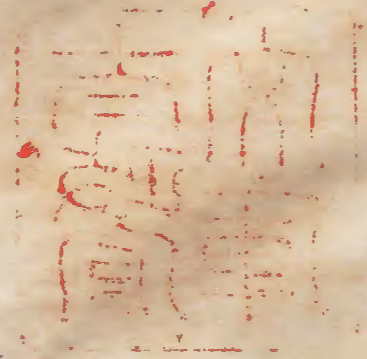
中。坐堀田正信事。閉居。有士問試馬。忠直曰。愚哉言也。夫馬過馭期。則難馭焉。夫何害之有。以平穩爲主。後半年而遇赦。迨次年春。猶未登營。歲首規式事畢。而後登營。或問其故。曰。我如平素執謁。有故事。必賜命。是春亦拜命。則罪旣似消。上威可懼。我畏敬而以視之於天下也。又幕下每有出行。則忠直著禮服。端坐于表席。而候其還。雖終日弗懈。令諸司悉列在。聞還城之報。訪台機而退。又父子之間親睦。避人密語教誡。衆畏憚以視臣庶。手錄、士林、禁錄長子忠隆嗣。女子忠稠。叙爵稱右京亮。分敦賀前。田一萬石。列侯籍。家譜

續藩翰譜能承父風。撫諸弟。勵文修武。手錄、禁子孫相繼。
忠隆。小字千熊丸。更韋負。叙從五位下。稱韋負佐。天
和二年。襲封進從四位下。稱遠江守。續藩翰譜、三松
忠隆資性溫厚。自預聞家務。貞享元年歲旦。世臣篠
原某死。無子。請養嗣承祀祿。其以為歲旦祝賀中。老
臣胥議。歷五日而後聞之。忠隆不俟其言之終曰。夫
某者累世宿臣。躊躇奚若斯遲乎。諸老曰。以歲祝中
故然。渠父祖三世有勤勞。願許其所請矣。忠隆曰。彼
臨死期請嗣。是不容易之事也。我疾聞之。速許其所
請而令死矣。是愛士之道也。乃令其弟為後。諭諸老

曰苟武人所憚者非死者之類也。若家士無上下。有
死而無繼者。深憐惜其絕嗣。徧索其所緣。欲令不絕。
眾感戴焉。又弱年放逸者。或告之者。忠隆弗納曰。壯
弱者荒暴。以不足深怪。凡為武夫者。老後必可作用
也。為其隊長者。能教諭開導焉。忠隆稟性苟不壞。苟
不納。常招道德賢名者為朋。夜獨對燭讀書。引鶴山
野宜卿令講論。退職自公。講武修射御。善達騎射流
鏞馬。馬將七十五間。縱矢三的。百發百中。又熟水練。
好理學。平素坐譚宛如愚魯。貞享三年。在國疾病。適
子忠固賜暇。日夜二十八刻。就國看病。忠隆扶病起

坐。先問幕府安否。而慰撫急驅之勞。及疾少有間。忠
囿請巡視城郭。忠隆揮頭曰。以我疾病。故子賜暇來
看病。未聞賜在國之命。如欲之。他日更請。而後可觀
也。使忠囿居城邊茶園小亭。迎入二郭。時相見云。手
錄尋而卒。子忠囿。叙從五位下。稱鞞負佐。嗣父。而
後叙從四位下。七世忠進。實支族忠香六男。叙從五
位下。稱鞞負佐。文化三年。繼封稱讚岐守。累歷顯職。
五年冬。爲京師所司代。進從四位下。任侍從。頗有名
譽。人傳稱之。後爲老中。改稱若狹守。文政十一年。正
月卒。養弟忠順。叙爵稱修理大夫。嗣家。叙從四位下。

而老。忠進子忠義繼。今現侯。



野史卷二百二十一終



野史卷二百二十一

